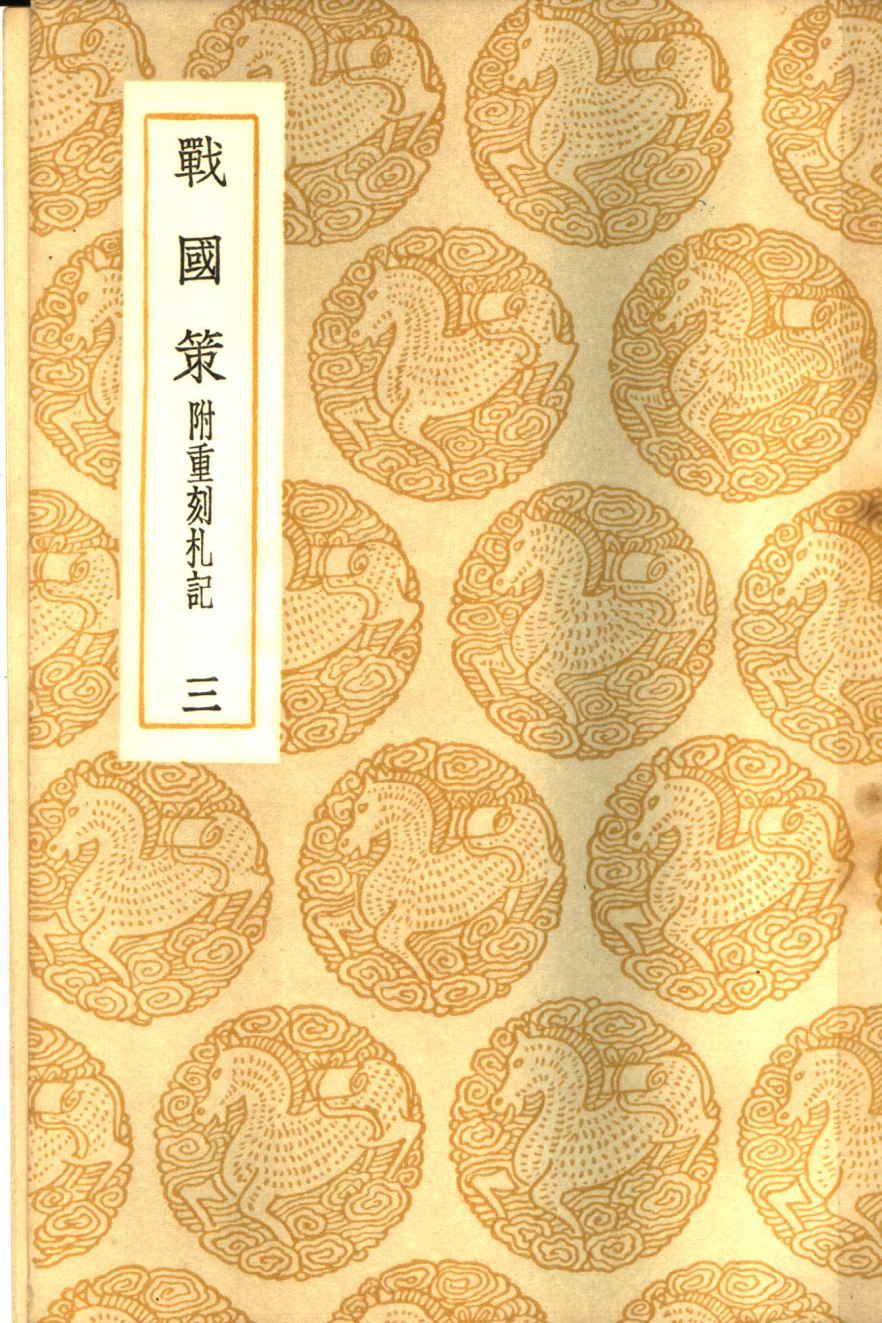


戰國策
附重刻札記
三





戰 國 策

附重刻札記

(三)

高 誘 注

叢書集成

初編

BWT355/07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有曾添字，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一作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構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前作田繻，今直言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猶與也。曾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爲助也。曾身相於韓。曾題劉連。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爲助也。曾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

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右近左遠曾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後，曾作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劉去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盾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劉去身而而字，一本無便於事。王曰：「善。」果盾需於側。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請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蓄。一本作成恢爲犀首，謂韓王曰：「疾攻蓄，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蓄。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蓄乎？」劉添若戰而而字，勝兵罷敵。

大王之攻蓄易矣。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一本無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一作薛公皆直言惠子恐惠子者是，請告惠公。子一作惠公一作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歷葬於楚山。續云呂氏春秋之字無尾。欒水翼其墓。續云後語作欒水。注盛弘之荊楚記曰宜都公宣父以修德爲百姓所附遂杖策去之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四水許至于岐下

是爲太王太王生季歷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嶺山鄠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欒水所留雖惠子之書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欒音覽。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漬也。墓爲漏流所漬故曰欒水。翼其墓不必議惠子也。見棺之前。文王曰噫先君

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於朝。後語張帳以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

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

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

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

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

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者。曾添殺

之不爲。曾作而無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壘。既已得壘矣。劉添矣字又以力攻之。期於陷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

竊爲王悲。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曰。王以求壘。既已得壘。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曰。使王輕齊。齊

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

戰國策 三 卷二十三 魏二

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又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曾劉無此以上四字者必第三節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一作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令足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偏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周、穰、周、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博幻切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脩、朱嬰既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脩游天下之語。而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脩重報。臣非不知秦勸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濟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孫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

於王。王聽公子。公子不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䟽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於會添於字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惠施爲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

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劉作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

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

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去子必危矣。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

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者一本無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

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

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

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右親也。左疎外也。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代

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

而持一本無持字。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

相。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富。一本作黨當必不忠。今臣願大王陳臣

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

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

嚴尊秦也明矣。

今令曾作

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

惡。此魏王之所以

劉添以字

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

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

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

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

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

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取尊焉。今我講難於

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壘。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

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壘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之

一作多

割壘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

臣願大王察之。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矣。必舍

一作合

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

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壘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

於楚。秦恐許楚城壘。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

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壘。而爲魏太子之尙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

曾作太子

請效之。

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龐葱

孫作恭

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

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

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曾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

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魏君矣劉作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果不得見龐君王曰寡人自爲知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

一本無字

儀狄作酒而美。進

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也。

快

易牙乃煎敖燔炙。

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

遂推南之

一本無字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

一作

荆。臺而望崩山。

一作崇山

左江

文類聚引

而右湖。以臨彷徨。

一作方遑

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

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

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秦趙約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

淮南子注。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

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

刑一作

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一本無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

曾劉一作國

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

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

大王者。爲完鄴也。今郊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

秦。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肯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之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土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已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

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羊、王屋、洛林之地者，有意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曾本無

以爲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罾子。史記作罾子割八縣，地

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

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也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

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罾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

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曾本作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

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

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效絳安邑。又爲陰啓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已令。續云。史衛効單父。秦兵已全。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無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秦入王。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

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曾本作雖欲道死。劉本作意雖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劉本作且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

華陽一本有字。

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

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刼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名醜而實危。爲王

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渰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壁馬也。王以謂渰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壁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渰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使魏雖刺髡於王無益。若誠不劉無字會無便魏魏字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患之，髡有壁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會無字能無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會無字能無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歆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柰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

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曾添入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二百乘以從一本無田文魏王大說曰

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一本添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劉作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

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

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或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

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盡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

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

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

涉而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劉作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

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

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刑丘之城境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